

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

解放战争

ZHHONGGUO
XIANDAI JUNSHI
WENXUE CONGSHU

彭大将军

黎静◎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彭大将军/黎静著.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3.5 (2009.1修订)

(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 解放战争/黎白主编)

ISBN 978-7-80171-297-4

I. 彭…

II. 黎…

III. 长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15178 号

彭 大 将 军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 100009)

北京市顺义康华福利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10×1000 毫米 1/16 印张 25 字数 846 千字

2009 年 1 月修订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171-297-4

定价: 33.8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 84040746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 100009

狂欢之夜

月圆星疏，金风送爽，人声鼎沸。

抗战胜利的喜讯，犹如一声霹雳从天外飞来，震得大地都颤颤悠悠的。革命圣地延安顷刻间沉浸在狂欢的月夜之中。

延安的夜空镀上了一层耀眼的金辉，风物多姿的山川、河流都闪着红光。狂欢的人群拥上街头。鞭炮声、锣鼓声震耳欲聋。喜泪化作倾盆雨，豪情飞上九重天。雄奇高耸的千年宝塔，今晚显得十分威武与气度不凡。她在风雨飘摇的岁月中不知度过了多少个血泪春秋，阅尽了几多人世沧桑。她飞檐下的紫铜风铃，奏起了激昂、欢快的胜利乐章。悦耳的风铃声与欢庆的声浪交织在一起，那么和谐，那么令人心醉。

日本投降的捷报飞遍了延安，飞遍全中国，也飞遍了全世界。此刻全国人民和延安人民都欣喜若狂。一个灾难深重的民族，经受了一次空前浩劫，一场生死存亡的大搏斗。如今胜利了，怎能不普天同庆呢？火红的巨流从桥儿沟浩浩荡荡涌过来了，从王家坪涌过来了，从杜甫川涌过来了，从四面八方涌过来了，在南关新市场汇成了灯火的海洋。这蔚为壮观的场景，叫人怎能不热泪盈眶呢？

人们唱啊，跳啊，拥抱啊，高呼啊，仿佛一切外在的形式都无法表达内心的狂喜之情。你明明看见每个人都在唱，都在高呼，却听不到他们唱的是什么，喊的是什么。你能看到的，是一张张被狂喜涨红了的面孔和一串串晶莹的泪珠。你擦去我脸上的泪水，我抹去你头顶的汗滴。挤倒了，马上有人把你拉起来，搀扶着你继续前进。在这狂欢的时刻里，没有相识与不相识的界线，也不分男女老幼，你拥抱我，我拥抱他，“日本投降了！”大家挽着臂膀互相述说着，“同志呀，可熬到今天了！”

新市场，延安最繁华的商业区，所有店门都敞开着，所有的店主人都将能吃的、能喝的通通地端了出来。门口摆下条桌，桌上铺着大红被面，放上水果、香茶、糕点、肉食和太白酒，特别是红皮鸡蛋最招人注目。这叫喜蛋，在陕北只有在三种喜庆日子才能吃喜蛋：娶媳妇，做寿，娃娃过满月。这时几乎所有的店家、住户的门口都摆下了喜蛋，这可算是大喜中的大喜了。“同志，吃个喜蛋，喝口太白酒吧！”你不吃主人就动“武”了：一个人拉着你，另一个人就往你的衣袋里装，往你嘴里塞。有一个婆姨家，一面哭着，一面央求人们吃她做的喜蛋。她说：“好他大哥哩，这不是天神神显灵，也不是地神神救生，是咱受苦人死呀活呀硬撑了整整的八年呀！如今小东洋在咱受苦人脚底下投降了，咱怎能不吐吐憋在肚子里的那口闷屈气呢！快吃，今儿个吃上一颗喜蛋，明儿个天红大半，讨个吉祥吧，好你哩，快吃！”

出了什么事，为什么狂欢的人海眨眼间静了下来，同时注视着同一个方向。

在新市场前门口，左边的土坷堆上，出现了一个高大、魁梧的背影。他穿了一身褪了色的旧军装，头上戴着整洁的军帽，腰里扎下一条枣红色的皮带，小腿上打着上下一般粗的裹腿。他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地看着人海，有时他抬起右手在脸上抹一把，有时又用双手卡住皮带的两端。他是谁呢？这背影怎么这么熟悉呢？就在人们疑惑的时刻，他转过身来，一双深情、慈祥、湿润的眼睛热情地迎接着人们。

“彭总！”“彭德怀！”“彭副总司令！”“老彭！”

人们亲切地呼唤着。平静的大海骤然翻腾起来。这是波涛滚滚的海洋啊，后浪拥着前浪直向彭德怀奔来。彭德怀不觉微微一震，看着一张张并不熟悉可又十分亲切的面孔，他胸中开始擂起鼓来。鼻腔像受到意外刺激似地酸胀起来，两汪汪泪水溢满眼眶。他伸出那双粗壮的大手，握住向他伸来的手，随着人群奔下土堆，像一滴洁净的露水将自己也融汇到人海里……

彭德怀也是在两小时前得到这个喜讯的。当时，他正和警卫员下象棋，当他自认胜利在握就去攻击对方的要害部位时，突然，闯进来警卫员小刘。他扯着大嗓门吼道：“老总，日本鬼子投降

了！”彭总还没有反应过来，他专心下棋，虽然耳朵听见了，可仍然认为是小刘在乱起哄。他侧头一看，见闯进来的小刘像根木头桩子似地立在门边，脸上洒满了泪水，彭德怀就刷地站了起来，一把抓住小刘的手臂：“真的？”

小刘一边擦着脸上的泪水，一边连连点头。就在这工夫，他的秘书手拿电报也跑了进来，彭总急忙抓过电报，专注地细看起来。彭德怀，这位沙场上的老将，再也抑制不住聚积在胸口的激情，他像小伙子似地在地上连蹦带跳的，将仍在棋盘前的警卫员小李拉了起来，又将一盘未下完的棋子抖落到地上。警卫员被彭总的激情惊呆了。他在心里对自己说：“妈呀！该不是他中了邪吧？”直到看见彭总那饱经风霜的脸上也挂满珍珠似的泪水时，警卫员才放下心来。于是，他们也跳了起来。刹那间，这小小窑洞里，欢声笑语不绝于耳，人们胸中的激情，怎么也按捺不住了。

“有酒吗？”彭总猝然问道。“没有！”警卫员回答。“拿来！”彭总说完忙在棋桌上摆下了四个老碗（粗瓷碗），接过警卫员手中的水壶，往碗里倒满了水。然后，他严肃地整整军风纪，对同志们讲：“同志们，中华民族是个英雄辈出的民族。让我们以水代酒，庆祝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吧！”说完他们四个人将四个老碗举起来，就像四朵骤然怒放的荷花簇拥在一起，接着听到一声清脆的叮咚声，他们就将这舒心的“胜利酒”，咕咚咚喝了下去。

警卫员小李是个聪明的小伙子，虽然他不曾细问过老总的往事，可他晓得彭总这几年可真是风餐露宿，备尝艰苦啊！如今见他这样高兴，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出于感激之情，他和小刘又把四个碗倒满水，他先端起一碗对彭总讲：“彭总，头上是天，脚下是地，你为抗战出了大力，这些天地共知。如今胜利了，我和小刘代表我们的爹妈和村里的父老兄弟们敬您一杯水酒吧！”说着说着不知为什么小李、小刘都哭了起来。老总是个有名的硬汉子，刀放在脖子上都没流过泪，可此刻在两个小鬼面前，被他们那种真诚、深厚的情谊感动了，眼里的泪水直滚下来。他深情地看着这两个不满二十岁的小鬼，口中讲道：“我喝，我喝。”说完他一口气喝下去。彭总把碗放下，头也不回地走出了窑洞。王秘书、小李和小刘紧跟了出去。

几十个颜色各异的大海碗举到彭总面前。刚从地下挖出来的老陈曲酒散发着浓郁的芳香，一双双恳求、期待的眼睛深情地望着彭德怀。彭德怀双眼湿润，嘴唇紧闭，歉疚地谢绝人们的好意。他在想：我彭德怀有么子能耐？怎敢接受这种大礼？只有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抗日英雄，他们是受之无愧的。于是，他向眼前的人们敬了一个举手礼，慢慢地讲道：“同志们，最高的奖赏莫过于人民的信任，我彭德怀领情啦，可这碗酒我不敢接受。我和你们一样，只是做了一点应该做的工作。谢谢同志们了……”

听彭德怀这样一讲，人群中活跃起来了。“彭总，你是有功之臣！”“老彭，你是我们信得过的将军！”“彭德怀同志呵！我们最了解你！”“请你喝下这碗老酒吧，只当是我们敬给你的！嗯？”

彭总从未想到过自己是有功之臣，更不是么子英雄好汉，但他确信，眼前的同志们丝毫没有戏弄他的恶意。在荣誉面前，这位戎马倥偬的将领为难了。最后，一个涌上心间的念头解开了他双眉之间那个死死的结子，他向争表敬意的人们频频招手。当人们平静下来时他感激地说：“我斗胆地接受你们这碗酒，让我们一道为那些死难烈士，和那些为中国独立自由而献出宝贵生命的国际友人，献上这碗酒。”说完，他规规矩矩地立正，双手托碗，举碗过眉梢，而后九十度的弯身向地，轻轻地将满满一碗酒，洒泼在黄土地上。陈酒入土，刹时冒出一层细碎的银白色水泡。守在彭德怀身边的人，都哑然无声，面面相觑了，只有那淌不尽的泪水呀，在默默地流着。

彭德怀随着人群向前走，突然看见一双熟悉的眼睛——一双深情、慈祥、善良的眼睛。他连忙分开众人，来到一位年近七十的老奶奶面前。这老人家头上包着一块黑包头巾，双耳边洒下一片银霜，上身是一件深蓝色带大襟的夹袄，肩头补下两块月白色的补丁，下身是一条黑色的手工粗布，宽裤脚的裤子。一看这穿戴就知道她不是外乡人。彭德怀急忙迎上一步，握住老奶奶多褶的双手，问：“您老人家也来了？”

这老人家有一段时间曾经是彭总的房东，她掀动着干瘪的嘴唇说：“我来找你有件事，偏偏遇上了这大喜的日子……”

老奶奶话没说完，沸腾的山川里跃出来无数条火龙，原来是秧歌队出场啦。鲁艺的花篮舞，延安大学的龙灯舞，留守兵团的大秧歌舞，中央直属机关的跑驴舞，西工团的伞舞，民众剧团的高

跳队，北关的狮子舞，杜甫川的旱船队和各机关的秧歌队不约而同地来到新市场前，拉开场摆开阵势，表演起来。广场上，绚丽的色彩，动听的音乐，精湛的表演艺术伴着灼人心肺的激情，真叫人目不暇接，心花怒放啊！这些艺术家把自己的全部感情，精心地编织到表演艺术的花朵之中，这才叫真正艺术呢！

彭德怀扶着老奶奶，顺着人流往前走。警卫员小李、小刘站在老人家身两边，护卫着老人游动在人海中。这时，老奶奶从手中的布口袋里掏出几个红皮鸡蛋，放到彭总手里，说道：“几年不见你，真想你呀！也不给我捎个信。”老彭手捧着红皮鸡蛋，心里火辣辣的，一时不知对老奶奶说什么才好。

彭德怀肃然而立，看着手上的红皮蛋，心想：谁说彭德怀没有亲人，父老乡亲就是我的生身父母！老奶奶抬头，见彭德怀愣在那儿不动，低声地对他说：“我找你还有点小事，不知你能不能帮我一把。”彭总忙问：“有什么事？”老奶奶把身边两个一般高的男娃娃推到老彭身边说：“你还认识这两个娃吗？”彭德怀弯下身去仔细地看看这一对虎头虎脑的小男孩。他认出来了，就笑着说：“是大宝、二宝吧？”两个孩子一下子扑到彭总身前，齐声叫道：“大伯，收下俺哥俩吧！”老总连忙拉住两个孩子，略有迟疑。老奶奶忙说：“还记得那会儿你是怎么规劝我的，你说：等孩子长大了，叫他们为亲人报仇。眼下小日本打败了，可还有那老蒋哩，娃们长成半截子马桩的人啦，我思谋着自己队伍上还需要人，送到你手里也就放心了，收下娃们吧。你是长辈，娃娃有个不是处，你打也打得，骂也骂得，只是不要叫他们走上歪道。”

彭德怀的心头上突然觉得增大了负荷。在他的大半生中，这样的事情往少说，也有几十起。人民，就是如此地信任共产党，每当革命事业遇到困难的时候，有多少母亲、妻子将自己的亲人送到部队上来。虽说他们明知道今天送走的，明天未必能再回来，他们仍然不断地给革命输送着生力军。老奶奶为什么还要把两个孙子送到队伍上来？老总有点解不开这个疙瘩，便转身问老奶奶：“老人家，您老人家为么子把娃儿送到部队来？他爹妈愿意吗？”

老彭的一句话碰到了老奶奶的伤心处，那双慈祥、善良的眼睛立时腾起火焰。多年干枯了的泪泉，此刻又溢出滴滴泪水。老彭哪里晓得，他离开老奶奶所在的山村之后这几年发生的变化。老奶奶接住老彭递过来的手帕，轻轻在两颊上擦拭了一下，说出了她家新的不幸遭遇：“去年秋上，鬼子进了太行山，我那二小子在咱部队上当了一个排长，在村里执行任务。就在那天晚上，日本鬼子没有来，可阎锡山的‘双枪兵’倒闯进村来了，拉人，抢东西，放火，糟蹋婆姨家。二小子的秉性你是知道的，就带上全排的同志打进村去，消灭了‘双枪兵’，救出了乡亲们。这时敌人的一个营长从背后向他开了两枪。二小子的媳妇是妇救会主任，打游击那阵子她上过山，也是个烈性子。她听到这个消息，操起菜刀就要冲上去和敌人拚命。全村的人说死道活地才把她拦下来。一听说日本投降了，她就催我带上两个娃儿到延安来找你。现在见到了你，把两个娃儿交到你手里，我的心愿也就了啦。”

如果不是在狂欢的人群之中，老彭听了老奶奶这席话，会深情地向老奶奶讲讲心里话的，鱼水之情重于泰山呀！彭德怀转身对小李讲：“把老人家接过来。”老彭又对老人说：“到我那住下，好好地拉拉家常，行吗？”

“看你说的，我要说不行，那不是见外了吗？”说着她伸出手来在彭德怀的肩头、胸口上抚摸着又说：“看你瘦多了，有啥事叫你操心呀？我不是给你讲过，不管碰到啥难处，只要有我们自己的队伍在，就不犯难。我们喝的是长流水，只要源头不干，水总是要向前流的。”说完她动情地大笑起来，彭总也笑了。

警卫员小李扶着老奶奶，挤出狂欢的人海，向前走去。两个虎头虎脑的男孩子不时转过头来，向人海中的彭总望着。

狂欢的人潮水般地拥过去，拥到了南关。

彭德怀却仍然站在原地沉思默想，往事涌上心间，他怎能不感慨万千呢！他轻轻地转身漫步。当他渐渐抬起头，眺望广阔无垠的长空时，一弯新月正在神秘地向他窥视，好像它也听到了老人家对他讲过的那一席肺腑之言。彭德怀慢步走着，大地上平整地铺下一片银色的光环，一个平常、结实的人影悄悄地印在地上。这人影在缓缓地移动着。就在这时，从遥远地方传来几声

报晓的鸡鸣声,新的一天开始了。曙光渐渐洒到彭德怀的脸上,彭德怀暗暗地说道:“人民养育了我彭德怀,我不会去玷污人民的荣誉,我愿意

金陵雾暗

彤云密布,死气沉沉,金陵城像条行将就木的僵尸,蜷卧在长江边。青天白日旗在总统府顶端抖动着。梅山上,百梅闹春的景象已近尾声。只有那绿梅和红梅仍在竞相争艳。而白梅已失去它们应有魅力,渐渐地枯竭了,褪去了那夺目的色彩。风过处,花瓣纷纷扬扬从枝头上脱落下来,在半空旋转着,飘零着,最后无声地散落到草地上,被游人踏到足下。

就在这百梅凋零的季节里,蒋介石全身披挂,带领陆、海、空三军将领,浩浩荡荡出了总统府,穿过中山门,直向中山陵进发。沿途上宪警如林,刀枪出鞘,一眼望不到头的美式小轿车像光怪陆离的大甲虫蠕动在宽阔的公路上。路边观景的人们都站在离公路很远的地方,悄悄地议论着。

还是在四川峨嵋山上的时候,蒋介石就亲口对宣传部长陈布雷讲过,返回南京后要做好三件事:头一件就是带上三军将校到中山陵去祭陵。第二件是宴请曾经在“敌人心脏”里战斗过的同志。第三件是召开高级军事会议,宣布蒋介石新的整军方案。蒋介石下山前宣布这三条返都必做的大事,是颇费一番心思的。祭陵是做给三军头目们看的,表示他最忠于国父。另一方面也是做给南京城老百姓和外国人看的。今天日本投降了,领导抗战有“功”的委员长重归都城总得在民众面前露一下脸。宴请战斗在“敌人心脏”的同志,实际上是对他们招抚、收编,因为这些人大部分是汪精卫手下的干将。他们在抗战八年中往返于南京和重庆之间,实际上是汪精卫派出的联络官员。今天要和共产党打仗了,自然要特别器重这支“地下力量”。说到精兵整军,蒋介石确是煞费苦心的。八年抗战中,各路国军的头目却都在千方百计地扩大自己势力,空头编制不少。蒋介石懂得,头多了不好办事,于是日本一宣布投降,他便想出一条妙计,对军队来一个整编,将兵团编为军,军编为师,师编为旅。彻底取消兵团这一级,这样就便于控制了。现在国防部长,参谋总长陈诚正向到会者宣布这个方案。

坐在会场的汤恩伯用手臂轻轻碰了一下杜聿明,将嘴对着杜的耳朵说:“老兄注意到没有,今天有位重要角色没来参加会议。”杜聿明抬头在会场扫视了一周,低声对汤恩伯说:“你是指的‘西北王’吧?”汤恩伯点点头。杜聿明轻蔑地说道:“老兄未免有点少见多怪了吧。在我们这,一向是‘会内有会’嘛。”说完,杜聿明取下鼻梁上的金丝眼镜,掏出一方丝质手帕,用力地擦拭起来。

国防部长严肃地讲解着此次整军的重大意义。参谋总长陈诚坐在主席台上翻看着整编方案。

蒋介石返都后,为了住处的事和宋美龄女士发生了一场小小的家庭“战争”,新任的南京市长为讨好蒋夫人就选定了汪精卫所建的官邸作为委员长的公馆。这座豪华的官邸,不要说委员长会满意,就是爱挑剔的蒋夫人也会眉开眼笑的。果然,宋美龄在市长陪同下参观了汪精卫官邸。这是中西合流的宫殿,朱墙绿瓦,金壁卧龙,假山水榭,亭台楼阁,异树奇花。美龄一眼就看中了。特别是屋中的陈设既古朴又洋气,高贵典雅,富丽堂皇。当她看完整个庭院之后,一口定了下来。忙了几天的市长,这时才掏出手帕来轻轻抹去鼻梁上的汗珠。

万万没有想到,宋美龄没有和蒋介石想到一处去,夫人的话还未讲完,蒋介石的脸一下铁青下来,愤然说道:“一个统帅全党、全军抗战八年的元首,如今返都后竟住进大汉奸汪精卫的官邸,岂不成了天大的笑话!万万使不得,万万使不得!八年抗战中,共产党一直骂我和汪精卫暗地来往,互派秘使,如果现在我住进他的官邸岂不给共产党的宣传添了新的话柄,你们呐,坐井观天,因小失大呀!我就住在军校,也不要修缮,扫扫干净就行了。”说完他向市长摆摆手。市长如释重负,深深一鞠躬,转身而去。宋美龄刚要发作,这时侍卫长快步走进来报告:“委座,客人来了。”蒋介石做了一个请的手势,侍卫长退出。

美国总统的私人代表马歇尔将军、陈纳德将军、司徒雷登,在陈布雷、胡宗南的陪同下走进蒋

介石的议事厅。除了陈布雷外,其余三人都向蒋介石行了军礼,蒋介石坐在太师椅上,只将上身微微向前欠了欠,算是还礼。而后他指指对面的沙发,便闭上了眼睛。侍卫长忙着倒茶、递烟。当蒋介石听到茶水落杯的声音消失之后,才和气地说:“政府归都仓促,一切尚未就绪,如有不周之处,请各位多加原谅。马歇尔将军,您太太可好?”马歇尔起立用英语做了回答。蒋介石仍闭目端坐:“大使先生也好吗?”司徒雷登站起用流利的中国话回答:“一切如意,多蒙委座关照。”蒋介石点点头,司徒雷登入座。这时蒋介石睁开双眼,看着坐在边上的胡宗南:“你这位‘西北王’,知道我请你们几位来做啥事吗?”胡宗南刷地立起,双脚后跟一撞,将胸挺高,但他不知如何回答,因为他确实不知蒋介石为何召见他和这三位洋大人。蒋介石双手扶住太师椅把手,身子向前微曲,站了起来。他从日本投降那天起就改穿军装、马靴,并成天扎上武装带,佩戴了成仁剑,还特意在胸口上挂下整整四排各种颜色的勋章绶带。他的脸色虽然还呈豆青色,但在镶满假牙的嘴角处却时时闪过一丝得意的微笑。两只小眼睛里闪动着一种压抑不住的喜悦之色。现在很少能看到他双眉间的愁云了,也听不到他那不住的叹息之声。他在厚厚的朱红色地毯上踱着步,一手背在身后,一手插在皮带里,开心地对客人们讲:“今天请各位光临不为别事,我的夫人新近跟美国最著名的调酒博士比斯曼先生学会了调制一种新酒。夫人给这种酒还起了一个别致的名字,叫‘带刺的玫瑰’。请大家品尝一下,略表敬意,略表敬意。”蒋介石讲完,马歇尔等人轻击手掌,频频点头表示感谢。蒋介石侧头看看内室,门开处两个身着上尉戎装的姑娘,端着杯盘轻步走进来。身穿晚礼服的宋美龄像在舞场上一般,脚步轻盈地滑动到客人面前。姑娘将淡红色的酒倒入高脚杯中后退下。宋美龄伸出玉指,端起酒杯,分别递给马歇尔、司徒雷登、陈纳德和胡宗南、陈布雷,最后她递一杯给蒋介石,自己也端一杯,努着嘴微微一笑:“这是我亲手调的酒,叫‘带刺的玫瑰’,请!”众人仰脖,无声饮下,眼睛睁圆,杯在半空,过了一阵忽然众口齐声道:“噢,好酒!”宋美龄以手帕拭嘴,连声说:“你们忙公务,我要出门谢客,失陪,失陪。”她向客人们略作媚态,飘然而去。

密室内寂静无声。

蒋介石心事重重,脚步笨拙,在地毯上迟疑地踱着。马歇尔一手托腮,目视着窗上那华美帷帐和长垂的流苏。他在想:能够作为美国总统的私人代表来华,协助眼前这个多少有些失宠的人物去扑灭共产党,这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他是国务卿,是美国陆军五星上将,在任军职之前在大学曾获得过博士学位。还是他归国之前,在四川峨嵋山上曾和蒋介石做过推心置腹的交谈。那时,他就发现蒋本人不是一个治国有方的元首,因为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刚愎自用,若想完全控制住他是很困难的。另外国民党的军队将不齐心,士不用命,难见奇效。想到这里,侧头一瞥,见蒋介石那种不可一世的神态,他在心中觉得好笑。

司徒雷登和马歇尔将军毫无共同之处,司徒雷登在美国人眼里,是埋在东方的一颗明珠。他出生在中国,从一九〇五年起便摇身一变,成了美国第一个在中国宣传上帝的传教士。一九一九年他又创办了第一所美国人开办的大学——燕京大学,自己当上了校长。直到一九四六年,出于维护美国在中国的利益,他便脱去了学者袈裟,当上了美国驻中华民国的大使。司徒雷登向来以沉默寡言著称,又以“中国通”而受到美国政界首脑人物的器重。

陈纳德是个得志便猖狂的人物。他肩上有两颗金星,空军是属于他的势力范围。他高高的身材,深陷的蓝色眼睛,亚麻色的头发,谈吐、举止处处都显出美国军人的那种自命不凡的气质。不过在蒋介石面前,他总是克制着自己,尽量迎合这位元首的爱好。

陈布雷则是蒋介石的智囊人物,至于“西北王”胡宗南和蒋介石的关系那更是密不可分。

蒋介石趾高气扬地走到西墙之下。陈布雷紧走几步来到墙边,用食指轻轻按了一下电开关,挂在墙上的天蓝色墙帷徐徐启动。一张特大的军用地图展现在面前。蒋介石转过身,向客人们招招手。马歇尔、司徒雷登和胡宗南都走了过来,只有陈纳德还站在原地不动。当蒋介石开始讲话时,他才一边喝着宋美龄亲手调的“带刺的玫瑰”,一边走近来,站在蒋介石的背后。司徒雷登是个工于心计的政客,他用眼睛的余光瞥了陈纳德一眼,尔后又全神贯注地听蒋介石讲话:“各位朋友,一九二八年我在庐山军官团讲过这样一句话:‘消灭共产党有两个时机,当它还在摇篮时把它掐死,或是当它羽翼未丰时消灭它。’现在是共产党正处在方兴未艾的时刻,我有把握消灭它。”

“蒋将军在战场上究竟有多少兵力啊？”马歇尔是明知故问。

“两百个师，人数不少于二百五十万。”蒋介石得意地回答道，同时指着地图又说：“毛泽东说我进攻他们的中原解放区，是全面战争的信号。那么，现在我又进攻他们的苏皖解放区了，则应该是全面战争的爆发吧，嗯？哈哈。”蒋介石笑着面对天花板。悬在半空的西式吊灯熠熠闪光，好像也在为它的主人助兴。

“请问蒋将军，你在苏皖这地方，又投入了多少兵力？”这时半天没有说话的司徒雷登问道。

“五十万，尊敬的大使先生，请您相信我的军队，我现在有四百三十万正规军，共产党只有我四分之一的兵力。装备情况那就无法比了。所以，只要贵国政府全力协助我，在短期内扑灭共产党是不成问题的。我请你们各位来……”马歇尔看透了蒋介石的心思，和司徒交换了一下眼色，然后长叹了一口气，一板一眼地说，“我的身份给我带来很大困难，全世界都知道，我是受我国总统杜鲁门阁下所托，前来调解你和毛泽东打内战的。另外我也承担着美国援助国军军火的特别使命。”

“大使先生有何高见？”蒋介石问司徒雷登。

“我是个学者，不懂政治，不通军务，对我来说一切都得从头学起。关于援助的事务，还是请马歇尔将军谈谈吧。”大使说道。

“那好，我们再送你三百七十一艘舰艇，近期便可运到。另外中美航空公司应从速建立，它可以承担向东北、华北、华中空运人员和物资。陈纳德将军还可以命令空军顾问团，组织你们的空军轰炸延安。我们前些时候援助你们那批军火，成本价共值八亿三千五百万美元，现在不是讨价还价的时候，我建议作价一亿七千五百万美元，廉价售给中国政府。关于美国政府向蒋将军提到的几点小事……”这位美国将军侃侃而谈，显得很慷慨。

“绝无问题，只要打败共产党，我们俩的事好说，好办。”蒋介石一高兴忘了自己的身份，得意忘形地走到桌前要亲自斟酒，陈布雷急忙从蒋介石手中接过酒瓶来，为各位客人倒满了“带刺的玫瑰”。

碰杯声、奸笑声交织在一起，又一桩罪恶的交易成交了。蒋介石放下酒杯，坦然地对马歇尔说：“将军阁下，为了早些消灭共产党，你们提的要求我都全部答应了。阁下对中国的事情是了如指掌的，我曾对杜鲁门总统讲过，只要协助我消灭共产党，美国在中国的利益我当全力保护。这叫‘以心换心’吗。”马歇尔、司徒雷登和陈纳德听了蒋介石这一番话，不免有些惊愕，怪不得共产党骂他是新卖国贼，是第二个袁世凯呢！蒋介石讲的是肺腑之言，而且动了感情。马歇尔本想讲几句宽慰蒋介石的话，可这时司徒雷登用严峻的目光提醒马歇尔，应该告辞了。于是，马歇尔走上去握住蒋介石微微颤抖的手说：“蒋将军一片苦心我们美国人是完全能理解的。谢谢蒋将军和夫人的款待。”他们转身走出华丽的大厅。

胡宗南目睹了眼前的一切，他对先生的处境深表同情。他一直立正站在一边，动也不敢动，直到美国客人走出客厅，他才悄悄地喘了一口长气。

蒋介石背着双手，挺着腰板，昂着秃头，目视着大厅门口，半天没有动静，最后他咬牙切齿地骂道：“娘希匹，一群强盗！”刚才他那股气势张扬的神气全消失了，他像个病人似的，身架一下矮小了许多，脸上罩上了一层暗灰色，那双鼠眼变得暗淡无光了。他迈开沉重的脚步，踉踉跄跄走到胡宗南身边说：“快扶我一把。”胡宗南急忙扶住蒋介石的右臂，小心地把他扶到沙发上。蒋介石顺势拉住他，又指了指身边的座位，胡宗南像小学生一样，规规矩矩地坐下去，一双胖手平放在双膝上，焦急地等着主子的教训。

“宗南，你听说过有个叫爱因斯坦的人吗？”“听说过。”“他有一句名言：一个人的价值，应当看他贡献了什么，不应当看他取得了什么。”“学生没有听到过这句话。”“中国也有一句名言：人过留名，雁过留声，这你该听到过吧？”“这是名言，学生知道。”“你念过几本马克思的书？”“学生整日忙于军务，没有时间看书，我只爱读先生的书。”“列宁的书也没有看过？”“没有。”“毛泽东的书呢？”“我读过他的《论持久战》。”“宗南呀，古今中外每个大将军都应是博学的，你虽然有点儿底子，但学问还少得可怜啊！”

“是，学生明白。”“听说你对这次整军有些想法？”“学生不敢。”“你对谁说过什么吧？”“学生

对谁也没有吐过一个字。”“真的吗?”“学生该死,我只讲过一句错话。”“对谁讲过?”“汤恩伯。”“怎么讲的?”“学生说这次取消兵团一级是难为我。”“有什么根据?”“先生,我现在有四个兵团,九个军,如果照新方案整编,我只能有四个军,我的兵力要减去二分之一,所以我想不通。”

“汤恩伯怎么说的?”“他说也是整他,因为就数我们两个的兵力多。”“你呀,不用脑子,我能削弱你‘西北王’的势力?我是为了把权力更多地集中到你的手里。这些你想过吗?”“学生是没想过。”

“层次多了,权力分散,你就是光杆司令了。我的这番用心你早晚会明白的。”“学生万分感激委员长的良苦用心。”“福音教范上有这样的说法:人有万罪,心诚即可赎回,而人有心病,百药难解,只有除去心病而后方能归天。宗南,我的心病是什么,你是晓得的。”“不灭共产党,宗南死不瞑目。”

蒋介石站起来,从一堆卷宗中抽出一份来,又走到胡宗南面前,假惺惺地说:“这是我专门为你准备的一份‘礼物’,这个人可能是你的对手,他也是行伍出身,但有两点优点:有帅才,忠于信仰。”蒋介石说完将卷宗袋交到胡宗南手里。

胡宗南打开卷宗一看,脸上立时罩上一层阴云,只见首页上写着:《彭德怀卷宗》。胡宗南的心脏立刻紧缩起来。他仿佛觉得脚下的地毯在下沉……只因是在主子面前,他竭力克制着内心的恐惧,否则他将会倒下去的。

蒋介石回头看了一眼胡宗南,他觉得眼前这个奴才虽忠心耿耿,可是志大才疏,但在非常时期,我还得用他呀。于是他拉住胡宗南的手讲道:“我从一九二七年打到一九三七年,整整十个年头,用兵百万,耗资数亿,结果共产党在厄运之中仍有回天之力,这难道不是天意吗?毛泽东是个精明的政治家,不可等闲视之。他手下有一批猛将,都能独当一面,又会笼络民心。我们的一些将领,恰恰是失去了民心。我们现在投洋人所好,无非是多向他们要点钱和枪炮。要把共产党消灭在中国土地上,还得靠我们自己。宗南,我知道你对我是忠诚的,但你要全面认识彭德怀,方能置他于死地。这一仗打胜了,你我将大功告成。打败了,我们将失去立足之地。你要懂得我的用心呀!”胡宗南听了校长这番话一时不知如何回答,便轻轻地抽泣起来。最后他对蒋介石说:“校长请放心,陕北一仗,我当全力拼杀,以解你我的心头之恨。彭德怀手里只有两万余人,装备陈旧,学生完全有信心将他埋葬在黄土高原。”

蒋介石摇了摇头,他将胡宗南送到厅门口说:“圣经上有这样的说法:消灭恶人的肉体,是为了拯救他的灵魂,拯救恶人的灵魂,又是弟子们义不容辞的天职。宗南,为上帝施行你的义务吧。”

胡宗南怀着一腔感激之情离开了委员长的官邸,第二天坐上他的专机飞回古都西安去了。

棋局未定

白刷刷的槐花开了,像一顶闪闪发光的桂冠,戴在室门前的刺槐的头上。它那浓郁香甜稍带点儿刺鼻的蜜香味,沾巾惹袖,四处扩散。崖畔上排成方阵的向日葵,像训练有素的战士,朝东暮西地向着红彤彤的太阳行“军礼”。阳光下,那足有锅盖大小的葵盘子已经结下累累果实。一个个因为负荷过重,都不得不弯下腰来。爱唱的秋蝉,就像是在歌咏比赛一般,争着扯开大嗓门,没完没了地放声高歌。在陕北,秋天总是这样的喧闹。

槐树下,明光锃亮的青石条桌上,摆下一副自制的棋盘,四个堂鼓形的大青石墩子上坐着对弈的双方和观战的棋迷。

红方是彭德怀,黑方是警卫班副班长,外号叫半步棋的赵贵堂。警卫员小李躲在彭总背后,小刘却靠在半步棋肩头上。看架势,“仗”已经进入了白热化。彭总右手不停地在他的光头上抓着头。半步棋恰恰相反,以胜利者的姿态,从衣袋里掏出旱烟锅来,装上烟,划着火,慢悠悠地吸起来。

看到棋盘上的阵势，了解彭总棋艺的人都明白，今天他改变了惯用的迂回包抄的战术，来了个直线深入，中心开花的新招数。现在彭总正想着如何出其不意，砍断半步棋的马腿。

半步棋是个有定盘星的人，特别是和彭总下棋，他格外地小心。眼前，他明明看出了彭总的路子，但他表面上装成毫不惊慌的样子，心里则仔细地想着对策。如今对策有了，他便吸起烟来。警卫排谁不晓得，和彭总下棋只能一比二，二比三，如果哪个冒失鬼把这个胜败比例调过来，那么，他就得尝尝跑“马拉松”的滋味了。半步棋是彭总的老对手，自然晓得和彭总下棋的规矩。可这个矿工的儿子，只要能下一步使彭总出其不意的棋，也就喜上眉梢了。他瞅准了，彭总这步棋是冲他的马腿来的，而他在重点防守的阵地上已经埋伏好一员勇将——车，单等彭总重炮过来，当他立足未稳的刹那间，突然发起攻势，将他的重炮摧毁，然后将他一军。果然，彭总将右手从光头顶上移下来，用指挟起炮来，猛力冲过界河，“吧嗒”一声，把炮子掣在半步棋的一匹马背上。半步棋“哎哟”一声，表示吃惊，而彭总笑了笑，把半步棋的子顺手抓过来，放到自己身前，并得意地说：“战争嘛，是残酷的，伤人马，流点血总是免不了的。”半步棋没有回答。心里想：彭总你想得太美了，我一步杀出去，就要瞧你的难堪了。他挟起另一匹马，在半空做了一个跳跃的姿态，“砰”的一声，落到彭总刚刚冲过的炮上，随即一推一拉，将彭总的重炮捏在手中。看棋的小李、小刘惊叫起来：“啊！妙棋！妙棋！”

这一叫，彭总的心咯噔一下，猛醒过来，这步棋不仅使他损失了一门重炮，更严重的是下两步棋，无论动用哪一个子都能造成歼灭性的打击，这盘棋的结局已经定了，彭总是必败无疑了。恰在这时小李插了一嘴：“你不该吃他的马，半步棋用的是‘舍车保帅’的战术。怎么样？上当了吧？”彭总抬手拿起半步棋的马子来，放到原处，笑着对半步棋说：“你先没得高兴，我要缓一步棋。”说着伸手向半步棋要自己的炮子。半步棋早就防着他这一手，那个炮子一直在他手心里攥着，都攥出汗来了，便不紧不慢地说：“彭总，你有言在先，两军交战，落子为令，不准缓棋。”彭总急了，一边说：“人有一时不慎，马有一时失蹄，你莫要打混仗，拿来，拿来。”一边就动手去抢半步棋手中的棋子。小李子也上来帮忙，小刘自然是站在半步棋一边，结果形成二比二的阵势。正当他们四个人争得不可开交时，周恩来同志带着两个同志走进大门来。指着彭总，笑着对两个同志说：“你们看见了吧，他忙得很哩！”说完走过去，站在彭总背后大声说：“不要争了，你看看谁来？”

彭总一边紧紧拉住半步棋，一边侧过头来一看，惊喜地说：“我晓得，我晓得你来了，还给我带来位贵客哩。”那两个同志向彭总敬礼，这时彭总才放开半步棋，与两位来访的同志握手。半步棋和小刘见彭总有客人就匆匆走开。小李忙进屋提水泡茶。周恩来同志信步走到棋盘前看了看双方争战态势，转过头来用目光询问彭总战绩如何。彭总认真地回答：“我没得输。”恩来听了哈哈大笑起来，他知道，老彭下棋是只能赢不能输的，否则他非逼着你跑“马拉松”不可。彭总让客人入座。两位客人谁也不坐，站在彭总面前深情地望着他，本来想好的见面话，一下钻到九霄云外去了。小李端上茶来，周恩来同志把客人让到了座位上。在这之前，他们听人说彭总犯了大错误，正在受审查；有的说彭总得了重病，住在中央医院；还有人说彭总已经……眼下，彭总就站在他们鼻子前，刚才还亲眼看到彭总和过去一样——好赖棋。虽说彭总比两年前瘦弱一点，但神态自若，英姿勃勃，锐气不减当年，特别是他那双眼睛，仍然闪耀着不屈不挠的光焰。两道长长的箭眉仍然齐刷刷地卧在朗目之上。看到彭总的神态，前些时候的谣传顿时化作泡影，他们打心里笑了。彭总离开他们已经有几年了，先是参加整风，后来又参加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后来又被任命为参谋长，留在中央军委工作。因此在前方的同志，很久也见不到彭总，便有些风言风语了。来客是彭德怀同志的两名老部下，那个高身材，铁红脸膛的人叫常胜，是“红星部”的旅长，那个坐在周恩来身边的中等身材白净脸的人是旅政委关海青。他们是最近奉命调回延安的。

战友相见格外亲，彭总胸中热乎乎的。他忙着让茶，忽然想起什么，一把将警卫员小李拉过来，悄悄对他说：“快去买两盒香烟来，他们俩是一对烟筒。”小李转身跑去。常胜这时才站起来，从黄牛皮挎包里掏出两件东西，一件是一把二十响的手枪，另一件是一封信。他庄重地把这两件东西放到彭总面前说道：“你还记得太行区民兵老英雄郭宋华大叔吗？这支手枪是一九四一年在太行区召开的英模大会上你亲手奖给他的。八年抗战他出生入死地熬过来了，谁会想到就在全

区热烈庆祝抗战胜利的那天晚上，叫人给暗杀了。他死前留下一句话，让您捎个口信，说革命还没有最后胜利，要您多多保重，人民离不开您！他还叫把这支枪带给您。”眼前一切都静止下来，连不知疲倦的蝉儿也戛然而止了，只有每个同志胸膛里的那颗心却在猛烈地跳动着。彭总慢慢站起来，在地上走动。周恩来同志轻轻地拿起那支洁净的手枪端详着，抚摸着。常胜和关海青低下头去。郭宋华的身影又一次出现在他们眼前。彭德怀走到槐树下，倒背双手，眼睛盯在那雪白的槐花上，他努力追忆着郭宋华同志的往事。小李轻步走来，将两盒香烟放在石桌上。彭总想起来啦，他第一次见到郭宋华是在一九三七年九月，八路军总部住进了他们村，在欢迎大会上，郭宋华第一个走上台讲话。这是一个年过半百的老人，骨瘦如柴，肩头上披着一件破夹袄，头上扎下一块发黄的毛巾，腰里系了一条蓝布腰带。小腿上打着一副灰裹腿，脚上穿了双实纳帮的双鼻梁登山鞋；最引人注意的是别在腰带上的那支握把子手枪，在手枪把子上还特意系了一块耀眼红布条。这就是村上的武工队队长，村里人都管他叫“穿山甲”。他将肩头的破夹袄一把揪下来，放在条桌上，开始讲话了：“村上的娃娃，婆姨们都会唱一支小曲曲，这小曲曲的头几句就是：‘三月里来挑花开，山沟沟里来了朱德彭德怀，身带天兵数十万，红旗一呼哨乌云开。’眼下咱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就坐在咱们中间。咱们庄稼汉会讲啥话，这打日本的事，帅令一下，咱就扑腾腾杀过去，打他个人仰马翻，叫小日本鬼儿知道知道中国人也不是吃素的。早先那，咱是熊瞎子上阵，死拼乱杀，死也没条没理，活也不明不白。如今咱们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有勇有谋了。一句话，一切听共产党的，听总司令的。为了不当亡国奴，就是明晃晃的刀山，咱上去蹈跽几趟，是滚油锅咱也跳下去洗涮洗涮。别看我已经是当爷爷的人了，说到打日本，你们看！”说时迟，那时快，郭宋华老汉双手按住条桌边沿，身子轻轻往上一翻，直登登地来了一个倒立，身架纹丝不动。会场顿时鸦雀无声，朱德和彭德怀甚为惊愕。彭总忙急步上前，想扶他下来，不想他小肚子向前一挺，一个筋斗翻下台来，像半截铁塔一样立到会场上。接着是一阵雷鸣般的掌声。从这往后，彭总便和他成了至交。眼下听了常胜带来的消息彭总怎能不动心呢？一九四〇年夏天，反扫荡战斗中八路军在武香打过一个大胜仗，这是谁都知道的，可这次胜仗与郭宋华有多大的关系，知道实情的人就太少了，最了解底细的人就是彭德怀。

那年，窑畔上的六月黄已经挂满枝头，小闺女们成天围在树下用土坷拉打黄杏吃，村头上的麦子结下了沉甸甸的穗儿。就在这个景象下，住在城里的刚野二郎正准备对山区发起夏季扫荡。彭总为了做好反扫荡的准备工作，急需摸清敌人的兵力、路线和出击时间。为了这件事，他一连派出了三组侦察员，都没有摸到准确的情报，那几天真愁得他水米不人。一天上午刚下了一阵过路雨，下午凉风吹过山来，郭宋华一手端着一个棋盘，一手拄上他那根长长的“三用”烟袋，笑呵呵地走进彭总住院来。他的烟袋有吸烟、探路、防身三种功能。那天他嘴里哼哼叽叽唱着山区人家最时兴的小曲走进院来，迎面碰上了警卫员。警卫员一见是他，连忙向他又摆手，又挤眉弄眼，嘴里还讲着什么。因为警卫员的声音过小，他一句也没有听清。他以为是警卫员给他打哈哈，仍旧边唱边走，警卫员急了，奔过来，拉住他，把嘴对到他耳根上，语气很重地说：“大叔，他都快愁病啦，你还有心思唱小曲？”

“啊？为啥事？”郭宋华听了警卫员的话，心上咯噔一声，小曲曲也不唱了。心想：这是出了什么麻烦？谁能活活地把个老彭给难住咧？不能吧？想到这，就怪自己没眼力，无心计。老彭是个当家人，肩上担子多重啊，咱不能为他分担个百八十斤，还成天来打搅他，算个屁朋友。想到此处，便转身就走，不想这时背后传来彭总的声音：“老郭，既然来了就没得再走，杀一盘也要得。”彭总从窑门里走出来，老郭却像被钉子钉在那一样，动弹不得。彭总拉过一条凳子来，用手在上边拍了几下说：“快来呀！站在那里蒙公子鬼？”老郭返身走过来，把棋盘放在小桌上，轻声地：“彭总，你有公务在身，回头咱再比试吧？”彭德怀笑了，说道：“难道你就没得公务，全是私务？来，来，摆下来。”二人动手摆棋。警卫员心里很有意见，暗暗怪郭大叔是太阳底下敲更锣，也不看个时辰。

看起来是下棋，其实彭总的心压根儿就没在棋上。这一点也没有瞒过细心的郭宋华，他随便移动了一个棋子，试探地问：“咋的啦？叫啥事把你难成这样？今儿个你心神不安，莫非身上不自在？还是公务上碰上了麻烦？如不是机密就说出来，兴许我老郭能帮你一手。”彭总抬起头，深情

地看着这位忠诚、果断、乐天的传奇式人物，他只是微微一笑，算是对老郭的回答。最后还是侦察参谋走进来，向彭总报告第三次侦察仍无结果时，这才打破了这小院的沉寂。

彭总摆摆手，侦察参谋走了。“你要什么情报？城里的？还是川下的？”老郭认真地问。“刚野二郎要开始夏季扫荡了，可我还摸准他的底数，这个家伙是帝国大学的毕业生，很狡猾，我一连三次派人侦察都没有结果。就是为此这几天我才感到恼火呢。老郭啊，对不起了，改天咱俩再试试吧！”彭总站了起来，准备回窑里去。老郭迈上一步拦住了彭总略有不满地说：“看看，你这不是见外了，为啥不早把这桩心事告诉我。你要能信得过我老郭，咱去跑一趟。”“你？”彭总有些将信将疑了。

“城里有几条街，哪家的门楼子向哪方开，我心里可是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老郭满有把握地讲。听老郭主动请战，彭总心里闪过一丝亮光，以敬佩的目光盯着老郭那张多褶子的脸。他知道老郭是如何从旧社会里挣扎过来，又经过多少风风雨雨，才熬到了解放。吃人的社会吞掉了他一家七口人。如今郭家就只有他这一根顶梁柱了，怎好叫他再去冒这个风险！彭总转过身来，语重心长地说：“不是我老彭信不过你，你上了年纪，再说村上还有大量的工作要你去，进城的事，我再想办法吧。”

老郭脸上的笑意消失了，双眼微微眯缝起来，老郭显然误解了彭总的用意，他深深向彭总鞠了一躬，转身就走，走到院门猛回过身来说：“交人交心，你彭总信不过我，由你去。我老郭可认准了你，有难处不帮忙还算个啥人？”说完将披在肩上的衣服往上一抖，便不见了。

彭总追到门口，想把他请回来，但老郭已经走远了。彭总便叫警卫员去把侦察参谋请来。彭总倒背双手在院子里迈开大步……掌灯时分，警卫员向彭总报告了一个消息，郭宋华老汉失踪了。彭总召集有关地方负责同志前来专门研究老郭失踪的事件。最后到会人一致认为老郭进城了。彭总当即决定派出一个武装侦察小组，去接应老郭。临散会时，彭总对大家说了下边的话：“现在看来，老郭对我的批评是对的，我确实还没有完全了解他。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老郭的做法是对的，他不是一个人只顾个人饱暖的人。在老郭没有回来之前，我们应该按照前委的决定进行准备工作。”同志们怀着不平静的心情散去了。彭总望着桌上的油灯，长久地伫立着，在他那宽阔的心田中又一次翻起了波澜。郭宋华出走第三天的晚上，也就是一九四〇年六月十五日，由于没有摸准敌人的动静，不能确定作战方案，彭德怀同志真有点坐不稳立不安了。虽然已是晚上十点钟了，从脚下升腾上来的热流却一直烘烤着人们。山里特有的“夜不喝”鸟悄悄飞到村头的树枝上，扇动着一双美丽的翅膀，唱起了它爱唱的那支安眠曲。彭总身着单军装，手里打着一把村上妇女们用麦草杆编织成的小团扇。在窑畔上的打谷场上踱着步，脖子上的汗水不时地往下流。他在焦急地等待着，等待着。警卫员和秘书站在场院的东头，一边用自制纸扇子扇蚊子，一边心痛地看着彭总。这已经是第三个夜晚了。他们曾几次催他回窑休息，可他连一声也不吭，不停地在那走呀，走呀……

正当他们俩小声商量，再去劝劝彭总时，只见从村里走出一溜人，几支手电筒射出的一道道白色的光柱，在半空里晃动着，他们向场院走来。也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彭总也发现了这个动静，他便大步来到通往村里的小坡路口大声问道：“是李参谋吗？有什么消息？”李参谋一边大声应着，一边加快了脚步跑到彭总面前说：“彭总，郭大叔回来了，他三天没有合过眼，他说他打个盹儿就来向你汇报。”

“是吗？‘天不灭曹’呀！硬是叫我把他等回来了。回去，快去准备，叫老郑给他做点好吃的，两个小时之后咱们听老郭的情报。”说完他把手里那块毛巾往手腕上一搭，又唱起湖南小曲，大步流星地向村中走去。

他唱的是：

谁说小妹不成材，
小妹月夜采茶来。
采到东山红日出，
茶箩尖尖下山来。

彭总每当高兴的时候,就爱唱这支山歌。可有时也例外,他特别不顺心,生闷气的工夫,也爱哼这支山歌的曲调。彭总为什么爱唱这支歌,谁也没有问过他,知道内情的人也就不多了。可以断定,这其中必定有个缘故。

长征途中,困境中不知道是谁给中央送来一份旧报纸,上边登了,关于“剿灭”陕北红军消息。大家看后万分高兴,这时才知道陕北已有红军。中央决定:直奔陕北与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会师。那天军团长彭德怀格外高兴,也唱了这支山歌。事后有人问到这支山歌时,一个曾长期和彭德怀在一道工作过的同志,讲了下边的一段令人心碎的往事。

彭德怀和每个革命战士一样,心上也装着一本血泪账,也有一段永远忘不掉的往事。这支山歌可以说是彭德怀心上最甜蜜的一滴甘露。当彭德怀风华正茂时便和他的表妹周瑞莲建立了真挚的感情,周瑞莲和他是青梅竹马,从小都过着贫寒的日子。由于她和彭德怀都有一副好心肠,都嫉恶如仇,有骨气,两颗纯洁的心自然就紧紧连在一起了。瑞莲是个聪明善良、俊俏、端庄的女孩子,她心灵手巧爱劳动,还有一副银铃般的好歌喉,她会唱许多当地的山歌。她从小就在心灵深处爱慕自己的表哥彭德怀,德怀老早就懂得了表妹的心愿,他们发下了誓言,一个是非他不嫁,一个是非她不娶。双方的老人说:“天生就是一对呀!”德怀最爱听表妹唱歌。又特别喜欢“采茶”这支。他不知听过多少遍,每次听了都使他心醉。谁料,命运对他们是冷酷无情的。一九一六年,德怀和瑞莲正式定下了婚事。不久,因彭德怀胸中装下为劳苦大众谋生存的信念,就告别了老人和瑞莲,到长沙城投奔了湘军。一去就是三个春秋,起初还有信息,后来因为战斗频繁,信息便中断了。到了一九二〇年春天,已经当上连长的彭德怀突然回到家中,准备和表妹瑞莲成亲。这消息一传出,震动了彭家冲。怎么对德怀讲呀!瞒过初一瞒不过十五。祖母拉住德怀的手,话还没出口,两行老泪哗哗地落下来:“仔呀,你为么子才回来呀!瑞莲等你好苦啊!”

彭德怀出走的第二年,地主逼着瑞莲父亲还债,舅父讲了许多求情的话也不顶用,非逼他当即还债。到哪去弄钱啊,没有办法,舅父把瑞莲叫到身边,对她讲:“不管打几场春锣,也要等到德怀仔回来。不管屋里出么子事,你也要活下去,等到德怀回来。”瑞莲哪知这是父亲的最后嘱托呀,后半夜,当瑞莲熟睡时,这位在苦海里挣扎了大半生的老人含恨而死。等瑞莲醒来,见到父亲早已停止了呼吸,她哭成了泪人一样。可是祸不单行,狠心的地主主要将瑞莲拉去卖掉,以抵父债。在那个吃人的社会里,哪有穷人的天呀!乡亲们虽是仇恨满腔,但都是爱莫能助。

瑞莲和彭德怀是一条藤上的一对苦果,从小就结下了坚贞的情分。他们在山冲里打柴,在田边上挖野菜时,已经在各自心田里立下了终身相爱的誓愿。瑞莲呀!一个坚贞、善良、钟情而又不畏强暴的女孩子,下定决心,以死来表白对德怀的忠贞,以死来与这万恶的社会抗争。她走向村外崖头,高喊着德怀的名字,纵身跳下悬崖。

彭德怀埋着头,听完祖母的叙述。没有流泪,没有发怒。他把带回来的一百二十块大洋,一半留给祖母,一半交给亲人为舅父和瑞莲办后事。一个人走到瑞莲的坟前,向她深深地鞠了一躬,调转身来,头也不回地向大路上走去。

在彭德怀心上埋下多少深仇大恨啊!他心上印下多少永远也治不愈的伤痕,这只有彭德怀自己清楚。刚直不阿的彭德怀没有退缩,没有叫悲哀压倒,他在仇恨的烈火中炼就了忠于劳苦大众的侠肝义胆。彭德怀不是一个无情的人。他对于受苦受难的人民,对于亲人和战友是一片赤诚,正是由于他和人民、亲人和战友情同手足,亲密无间,在敌人面前他才那样威风凛凛,所向无敌。他对亲人无时无刻不在怀念,灵魂深处埋着一股圣洁的柔情。他爱唱的这支歌,便是他最动人的心声。

灯花扑扑炸开。

满屋里的人,都围着郭宋华,屏息静听他讲闯县城的经过。可他只讲了几句话。他说小鬼子的假日取消了;通向山区的大路小道密实地封死啦;二鬼子也驻扎到城南关去了;还听说刚野二郎这几日连团的大门都不迈出一步。他讲完端起桌上水碗大口大口喝起来。他放下碗,用手背在嘴巴上抹了几下,傻乎乎地冲着彭总笑。

事关重大,老郭这重要的情报,当然无法解开彭德怀同志心里的疑团,但从军事家的眼光来

看,这几句话的价值是有足够分量的。他走到地图前,审视了一下由县城通往山区的道路,回身到桌前,拉住老郭的手,歉疚地讲:“老伙计,我决不是不信任你,咱们俩对脾气,谢谢你了,你带回来了很重要的情报。你是怎样把情报搞到手的?”彭总讲完,动也不动地等待着老郭回答。

“我是装扮成起粪的人和西关园子里的伙计们混进去的,‘烧鸡腿’就装在粪桶底层。进城后我就凭两只耳朵,一双眼睛,听到有用的装到脑子里,看到有用的记在心窝上。担着一副大粪桶大街小巷地转悠。街上只有巡逻队咋咋走过来,走过去,一个闲人也见不到。大队鬼子全身披挂都集中在城里的几个学堂,马队、炮车都齐刷刷地排在大街上。刘大眼的二鬼子集中在南关里,听说睡觉连枪都不准放下。刚野二郎住的地方连一个中国人都不准走近。门口站下足有一个排的警卫。大门两厢下的东洋马往少说也有二十匹。出了城我佯装不明事理,就一头向西走。一出西关,就叫日本鬼子拦住了,他们问我‘你的什么的干活?’我说是种菜的干活。又问我‘你的哪里去?’我说往地里送粪。他们咯咔一声把刺刀逼到我心窝窝上喊道:‘道路的统统封锁了,回去!’我还想求情,结果挨了小鬼子一脖拐。只好担着粪桶退回来。晚上,我就溜回来啦。”经过老郭一解说,这情报就具体化了。彭总根据老郭的情报和已经摸到手的其他情况制定了反扫荡的作战计划。也就是在老郭返回村第四天的拂晓,敌人夏季扫荡开始了。解放区的军民在朱、彭领导下粉碎了敌人的扫荡,取得了伟大胜利。老郭和彭德怀的友谊加深了。可眼下,常胜带来了这样一个不幸消息,怎能不叫他万分悲痛呢?

铺在地上的阳光,渐渐地移动着,大伞似的槐荫遮住了半个院。彭总慢步走过来,从周恩来同志手中接过那把德国造二十响,深情地说:“他是个好同志,没得再见他一面,我真……”后面的话没有说出来,只是指了指自己的心口。

常胜轻声对彭总讲:“还有‘夜猫子’营给你的一封信,同志们都希望你能到连队去住几天。”他把信交到彭总手里。彭总没有立即拆信,而是将信装到衣袋里。

周恩来同志说了几句宽慰彭德怀的话,接着又问身边的小李:“饭准备好了吗?”“好了!还有一瓶酒哩。”小李答。“好!那咱们先去吃饭,然后你们再向彭总汇报工作。”大家走进窑去。小李打心眼里往外笑,每当彭总心情不和谐的时候,他总希望能来个客人,给彭总带来一个什么好消息,那么彭总立刻就会像今天这样转忧为喜了。

临危受命

阳春三月,黄土高原上的陕北仍是乍暖还寒。眼见那重峦叠嶂,顶着银色的“桂冠”,披着雪白的“斗篷”,像个威武的卫士迎击着滚滚寒流。来自北方的狂风在天空中吼叫,施展着不可一世的淫威。密麻麻的梢林在风中倔强地摇曳着,发出了一阵阵抗议声。这些天延安的上空被风刮浑啦,人们只觉得云暗天低,心烦意乱。

延安的军民们心头都罩上了一块阴云,胡宗南的二十四万大军已窜到延安城下。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誓师大会已在延安城南开过了。会上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军委参谋长彭德怀及邓颖超同志都讲了话。延安的老百姓心里多少得到些宽慰。可党中央是否还留在延安,能否尽快击退胡宗南的进犯,这一场大搏斗到底由我们哪位大将来指挥,人们的心里还不托底。那阵子延安的军民们可真是忧心忡忡啊!

天刚麻麻亮,彭德怀便披上了棉衣,走出了窑洞,顺着枣园的坡路来到了延河边。迎着扑面的山风,俯视着潺潺的流水,他思潮滚滚。昨天刚视察了南线的备战情况,指战员们求战心切,严阵以待,部队的士气是旺盛的。保卫边区、保卫党中央的口号声不绝于耳。可严酷的现实赤裸裸地摆在人们面前:胡宗南大军压境,我方兵力不足,敌我双方兵力之比是十比一。此刻胡宗南的部队已分兵两路向前进犯。他的指挥机关已离开西安,扎到了洛川县城。就是这桩心事,弄得彭德怀昨夜难以成眠。这天上午他要向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汇报南线视察情况,要不要向毛主席提出指挥员和指挥机构问题呢?按军委建制论,陕北的部队统归联司领导,司令员是贺龙同志。可

目前他正忙于处理晋绥问题,近日不能归来。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高级指挥员,一个老党员要不要主动为上级机关挑重担?再则主动请战会不会引起一些人的误解?毛主席会同意自己出战吗?彭德怀一边想着这些问题,一边沿着河边踱步。忽然他眼前一亮,不觉停下一步,两眼直瞪瞪地盯着路边的一片马莲花。

多年来,他听说过不少有关马莲花的传说,可从没认真观赏过它。至于这种花的习性和特点,他更是一无所知。此刻这种不登大雅之堂的马莲花就开在他的脚下。他蹲下身去,把棉衣掖到怀中,借着曦微的晨光,仔细观察着这种被称为“救命草”的马莲花。

河边的小道两旁,马莲花冒出了两行齐整整翡翠色的宽叶儿。虽然,几天来的黄风给马莲花抹上了一层暗黄色,却掩不住它那特有的神韵,从绿叶丛中伸出几枝挺拔、淡泊、素雅的骨骼,在骨骼的顶端嵌着一丛紫色蓓蕾,有几朵已迎风怒放了。紫色的花瓣儿,焦黄的蕊心儿,颤颤巍巍,着实叫人喜欢。这就是陕北有名的马莲花。它没有牡丹那种雍容华贵、富丽堂皇的风姿,也不像水仙那般纤细娇嫩、婀娜多姿。马莲花在冰凌中舒展腰肢,迎寒风绽开了笑脸。风风雨雨,日久天长就铸成了它特有的性格——挺拔而不孤傲,娟秀而不妖冶。尤其马莲花在人们断粮时还能充作食品,解危济困;又可制造纸张,让人们记下人世沧桑、历史流年。难怪老人们都说:“马莲花,一身宝,抬头看不见,在你脚下找。”

彭德怀观赏着这不同寻常的“救命草”——马莲花,不禁思绪万千。据说民国十八年陕北曾闹过一场大灾荒。百日无雨,禾田枯焦,成千上万的生灵饿死在荒野上。一天,有位老者昏迷在荒郊,待他苏醒时发现身边有一丛马莲花。这马莲花不仅没有枯死,反而枝叶茂盛,挺拔直立。老者伸手揪来充饥,救了他一条老命。这消息很快在饥民中传遍,人们四处去寻找马莲花充饥。许多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人得以活命。当地的老人们常说李自成起事后,在极端困难的时候,也吃过马莲花。彭德怀一心观察着,不知何时警卫员小李来到了身边。小李见他在花前出神就说:“彭总您也喜爱马莲花呀!”彭总不置可否地“嗯”了一声,顺手拔起一把马莲花,吹去尘土,放到嘴里细细咀嚼着。这种花枝根有丝甜味,叶子有点发涩和淡淡的苦味。彭总自言自语道:“苦甜并具,冷热有界呀!”

红日爬上了清凉山头,延河川里洒下了一道金辉。小李不解地望着彭总,他想到彭总也许没吃早饭,跑到河边找苦苦菜吃哩。彭总见小李望着他发呆就走过去笑着说:“见一面,分一半,你也来尝一尝。”说完就递过去一枝马莲花。小李接过去看了一眼说:“这东西俺老娘吃过,还用它煮过糊糊,烙过饼子哩。听俺娘说要是掺上一半糠,还能煮疙瘩汤呢!”彭总一边听着,一边向村里走去。

彭德怀约定今天上午去向毛主席汇报,顺便还想提出一项要求,由于不知道毛主席对这个问题是怎样安排的,他不得不反复斟酌。现在他已完全想好了,不管是否有道理,既然自己有了想法就该向毛主席和盘托出。那是去年的事啦,蒋介石亲手撕毁了重庆谈判的一切协议,发动了全面内战。彭德怀曾向毛主席要求给他一个团的兵力,要去打游击。现在胡宗南已进逼到延安城下,他怎能不主动前去请战呢!他边想边走,迎面走过来一个人,径直地挡住了他的去路。抬头一看,来者不是别人,是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彭德怀立刻站住了。

风还在刮着,两位亲密无间的老战友互相望着。周副主席前不久才从南京返回延安,现在又投入了新的战斗。这位被同志们称作“总政委”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漫长的革命征途上,受命于党,受命于革命事业,奔波于疆场,与各种凶残歹毒的敌人斡旋。他以明察秋毫的眼力,置敌于股掌的气魄和对党、对革命的赤胆忠心,赢得了多少巨大的胜利。周副主席给彭德怀留下的最深印象是他对革命、对同志的满腔赤诚。彭德怀曾对身边的人说过:“我敬佩周恩来同志,我们要很好地向恩来同志学习!”此刻见恩来同志就站在眼前,彭德怀喜出望外,他抢先握住恩来同志的手,笑着说:“你在等我?”恩来同志双眉一扬,会意地笑了。他没有正面回答彭德怀的问话,先脱下自己肩头的棉大衣,递给了彭德怀说道:“你胃肠不好,天还凉,要注意多穿点儿!”彭德怀顿时觉得心里热乎乎的,他默默地跟着恩来同志向延河边走去。

两位老战友走了一段路,恩来同志先开了腔:“你知道我为什么等你吗?”彭德怀轻轻地摇了摇头。恩来同志接着说:“我要批评你呢!”

“好啊,我就喜欢听你的批评。”彭德怀诚恳地回答道。“一个副司令,军委参谋长要带一个团去打游击,有这种先例吗?难怪有的人讲你是在闹情绪。”恩来同志转身盯了彭德怀一眼。

“哪个讲我在闹情绪,你也这样看吗?”彭德怀说话的声音不觉变高了。

那还是在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大家在一起闲谈,有的同志讲蒋介石有四百万军队,恐怕不好对付。这时彭总说道:“没有什么了不得,大不了再和老蒋去打游击战。那时我只要中央给我一个团的兵力……”没想到有人就在这句话上做起文章来,真是好话一千遍,一事见分晓啊!

恩来同志不慌不忙,走了好长一段路才说道:“在这种事情上我替你充当了一次辩护律师,你这个想法我是能够理解的,国难当头,将帅先行嘛。主席听过也只是一笑了之。这件事到此就算了。今天我找你是为了另外一件事。”恩来同志正要转入正题,一位秘书跑了过来对周副主席说:“主席请您和彭总马上去见他。”恩来同志有点奇怪,因为在两小时前主席才开始休息呀!多年来在毛泽东同志的时间表上总是把白天当晚上过的。今天怎么忽然打破了常规呢?他们三个人一起向主席住处走去。

半路上,恩来同志突然想起了什么就对彭总说:“有一个人在我面前打听过你,你猜猜这人是谁?”

“我彭德怀是嗅狗屎一坨,哪个还会打听我哟!”彭总打趣地回答道。“我讲的是真话。”“哪一个呀?”“蒋介石!”“见他的鬼去!”“蒋介石很关心你啊。”“凭你这句话,我就得受审查!”“蒋介石说,我要有了彭德怀,你们共产党就不会存在了。”“他太高抬我了。”“我当时对蒋介石说你是否把彭德怀看得太重了。蒋介石说你有点是别人所不可多得的。第一,你是个帅才。第二,你忠实于自己的信仰。”

“那第一条是替我吹牛。第二条讲得还有点道理,我就是信仰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至死不变哟!”

“所以我常对别人讲,不要把蒋介石说得一文不值,他自有他的一套。他对我们也是很了解的。在重庆时他几次在我面前讲到和其他几位同志,比如刘伯承、叶剑英、贺龙、徐向前、聂荣臻、陈毅、李先念、陈赓、王震等等,这说明他们很注意研究我们内部的情况。”

彭德怀听到这里没有再说什么。在他看来,蒋介石不管出于何种目的,他的话用不着放在心上。而此刻要去见毛主席才是他最关心的事哩。

炉火正红,水沸茶香,窑洞一片温暖。毛泽东同志手握一把破扇子,正专心地扇着火盆。那赤色的火苗直冒得有半尺高。站在窗前的任弼时同志用老麻籽油精心地磨擦着一个手工做的弯把烟斗。那是山桃木的,油光闪亮,式样也特别时兴。

门帘启处,周恩来和彭德怀两人走了进来。毛主席直起身子,用扇子在腿上拍打了一下说:“身染寒气,莫得近火,先消寒而后近火,方能避寒火相争,这是郎中之见。”说完他自己先笑了起来。任弼时只是将手中的烟斗举了举,表示欢迎。彭德怀握着毛主席的手说:“你还没得休息?”毛主席笑了笑,把彭德怀拉到一张椅子旁,帮他脱下肩头的大衣。恩来同志忙着倒茶。毛主席拉了把椅子坐在彭德怀的对面,开门见山地说道:“去年我们说,仗要打,有个大打小打,我主张小打,今天已经打起来了。我们准备小打,可蒋介石摆出大打的架势,我们只好客随主便了。大打就大打!同志哥,你先讲讲南线的情况。”说完他习惯地望着火盆,耳朵对着彭德怀。彭德怀喝了一口味道不错的茶水,把茶缸子放到桌上,略微思考了一下讲道:“总的来看,情况是好的,士气旺盛,指战员决心很大。从富县到临镇一线都构筑了防御工事,但有三件事还没有做好。”

“哪三件事啊?”毛主席问道。“第一,部队弹药缺乏,每人还不到五十发子弹。有的迫击炮只有二十发炮弹,需要尽快解决。第二,中央和延安各机关疏散的速度太慢了,需要加快,特别是中央,要尽快下决心撤出延安。第三,要立即建立西北战场的指挥机构。贺龙同志正忙于晋绥公务,一时还不能回来,因此我想……”

“讲下去——”毛主席催促道。“我想在贺龙同志没得回到延安之前,陕北的几个旅,加上地方部队和后勤人员也不过两万多人,请主席和副主席考虑一下,是否由我先来指挥一下。”

窑洞里此刻静极了,仿佛掉根针也能听得见。彭德怀见主席和恩来同志没有吱声就接着又

说：“等贺龙同志返回延安，仍请他来指挥。”毛主席突然站了起来，握住彭德怀的手，用劲儿地握了又握，一句话也说不出。不知是感到意外，还是格外的激动。恩来和弼时同志脸上都出现了兴奋的笑容。毛主席终于说话了：“老彭啊，在危难之时，你总是把重担往自己肩上放。这很好嘛，我完全同意。”他转过身来对恩来和弼时同志说：“你们二位的意见呢？”恩来和弼时同志异口同声地支持毛主席的决定。毛主席对彭德怀说：“你还有什么要求？”“别无他求，给我几个人就行。”“现在只是我个人的意见，他们两位也不反对，回头再召开一个会，作出决定，再下达命令。德怀同志，你想过没有，现在要和蒋介石大打了，把你这员大将放在西北来对付胡宗南的廿四万大军，我是放心的。当然，这里条件差，部队少，装备也不行。但也有三个长处：老解放区、老部队、老将领。这叫三少三老。当年诸葛亮智胜司马懿，用的是清水洒街，黄土铺路，城门大开，孔明亲临城楼抚琴迎敌，结果吓退了司马懿四十万大军。可惜呀，可惜，当今杀到城下的不是老司马。我们身后也没得一个常胜将军赵子龙。这个空城计是吓不退胡宗南的。当前我们确实有困难，搞得不好，可以勉强维持现状；搞得不好，我们只得重新打游击。但是我坚信，最后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在这危难关头，你老彭又站出来争挑重担，很叫人佩服哩。你这是临危受命，为党分忧呀！”

毛主席的话听起来很轻松，但他的语气是很深沉的，对谁来挂帅出战他考虑了很长时间。蒋介石手下有四百万军队，是用美国的先进武器装备起来的，而我们的兵力远远不如蒋介石，现代化的装备是从日本人手中夺下来的。这场不得不打的战争是要认真对付的。彭德怀听了毛主席的那段话心中并不轻松，他感到重任在肩，不可等闲视之。像这种临危受命对他来说是不陌生的，因为这已不是第一次了……

追溯往事，有时会在心灵深处投下一层痛苦的阴影，但有时也会迸发出一星透明的光点。人们也许就是为了寻求慰藉才去追怀往事的。

彭德怀走过的道路是坎坷不平的。一九二八年，正当他血气方刚时就面临着一个重大的抉择。广州起义失败了，中国革命如大浪下跌，陷入了低潮。此时蒋介石和湘赣军阀却趾高气扬，大有一举扑灭革命之势。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曾与彭德怀有过生死之交的同窗好友来到他的面前。他在彭德怀面前摆下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前景：“德怀兄，请听听我的肺腑之言吧。识时务为俊杰，眼下有两条道路由我们选择，一条是继续反共，凭你的韬略、才气，许总司令是不会小看你的，你马上就可以当上少将旅长了。高官厚禄，光宗耀祖，指日可待，你们的乌石冲就会变成一块新天地。另一条是你误入歧途，参加‘痞子’武装，背离国民革命，那将越陷越深，最后落得身败名裂。你彭德怀的头将会挂在乌石冲的树杆上。唉，父母生我们一场，落下那样的下场，对得起哪个？我们同窗数载，情深谊厚，我不能不为你的前途担忧啊！你可要悬崖勒马，莫上共产党的当哟！”

彭德怀强压着胸中的怒火，才耐心听完了好友的“忠告”。他没有发脾气连自己也有点奇怪。他大庭的三色花瓷砖地上踱了几步，雪亮的带刺的皮靴发出了颇有分量的“嘎嘎”声。他那双不太大的眼睛湿润了，厚厚的嘴唇微微颤抖了几下。他回过头来，双手放在好友的肩头说：“苦口良药，你全是为了老哥‘好’，我从心里谢谢你啦。请你相信，我彭德怀不会作出上对不起苍天，下对不起父母的事。脑壳长在自己的肩膀上，它不光是吃饭的，我会好好想一想。”彭德怀安排副官要格外小心“侍候”这位好友，以礼相待。

彭德怀是经过认真抉择后，才确定了自己该走的道路。他想的不是光宗耀祖，个人前途，而是灾难深重的劳苦大众。不是自己那个小小的家族，而是整个中华民族。在共产党员黄公略、段德昌等人的帮助下，他才真正找到了救国救民的道路，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是个一旦选定目标就一步步走到底的人，谁的劝说也不会起多大作用。当天夜里，他避开了那位好友，专门召开了决定“命运”的会议，会上他诚恳地对大家说道：“各位兄弟，我彭德怀像个瞎子一样，从十六岁起，就想找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我讨过饭，下过窑，当过兵，抢过粮，虽说不上历尽沧桑，可也吃过不少苦哇！到处是黑夜，黑夜，就是见不到光明。可兄弟们，现在我找到了光明！如果你们是个有良心的男子汉，就应该清楚地看到，现在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兄弟们要是真看得起我，就该完全相信我，我彭德怀是讲情义的，我绝不会往火坑里推你们。咱们大家一起奔晴